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狄公傳 第五十一回 薛敖曹哭訴宮廷 武則天怒召奸黨

卻說禁卒取著尖刀對定薛敖曹陽具根上一刀下去，賀三太深恐傷了他卵蛋，趕著說道：「小心一點，莫送了他的性命。那反不好。」禁卒道：「你慌什麼，前日我見人割那驢子，便是如此。」說著又見他將刀執定，由上而下，四圍一旋，頃刻之間，只見薛敖曹在板凳上，半截身子，跳上跳下，知是他疼痛萬分，兩眼不住的流淚，嘴裏只說不出話來。賀三太又恐他身子肥大，將寬凳跳翻過來，趕著上前，將他納住。又見禁卒將周圍旋開，惟有中間那個溺管未斷，尚掛在上面，此時兩手血流不止，將一簸箕的石灰，全行染得鮮紅。賀三太雖是恨他前仇，到了此時，也覺有點不忍，趕著向禁卒說道：「你用刀尖子，將他溺管割斷，從速用末藥，代他敷好了。遙想這廝，罪已受足，若耽延工夫，恐他昏死過去，那時便費了大事。」禁卒果然依他所言，將溺管割斷，將陽具摔在地上，然後用好藥在四下敷滿，果神效非常，頃刻將血止住。又在賀三太衣衿上面，撕下一塊綢子，將傷痕紮好，始行取過木盆，倒了冷水，將手上血跡洗去。賀三太方將薛敖曹臉上草紙一揭，只見他已不能言語，賀三太忙道：「你手腳太慢，致將他悶死過去，只是如何是好？」禁卒道：「你莫要慌亂，他如死去，我來償命。」說著將他扶坐起來，禁卒出去，取了一支返魂香燃著，送在他鼻孔前，抽了一會。沒有頓飯工夫，但見薛敖曹有了進出的生氣，又停了一會，忽然將臉一苦，將口一張，大叫一聲：「疼煞我也！」禁卒罵道：「你這烏種子，早知有此疼痛，為何從前犯法？舒服得好，便叫你疼得利害，以後看你還能放肆了！」說著在地下，將陽具拾起，用水洗了幾次，抓在手中，向薛敖曹道：「也不知你這狗頭，如何生長的，你自己看看，可像個敲門的鎚子？」說著捧起來，便在他頭上打了一下。薛敖曹此時，方疼痛稍定，低頭向下身一望，一個威威武武的丈夫，變作了坑坑凹凹的女子！這一急非同小可，比送他的性命，格外傷心，高聲罵道：「你這兩個傷心的雜種，下這毒手，我姓薛的，與你誓不甘休！除非將我治死，不然叫你家破人亡。你把這長具取去，想必是送你老婆送你妹妹去了！」禁卒哪裏容得他辱罵，他罵一句，便將那怪物，在他嘴上打一下，於是你罵我打，愈罵愈打，兩人鬧作一團。賀三太實是好笑，趕著向禁卒攔住道：「你我已報了前仇，既割下來了，也不能復行合上，罵自然要罵。我且問他的言語，你莫要在此胡鬧。」禁卒道：「我實氣他不過，你有何話問他？」賀三太向薛敖曹道：「我兩人，雖然報自己前仇，可知為國家除了大患，也免得日後露出破綻，有那殺身之禍。可知你此時恨罵，沒有益處，我兩人既擺佈你到此，還怕你怎麼？你倚仗不過那個興隆庵的尼姑，受你這怪物，封你為如意君，此時既已割去，成了廢物，還能如從前得寵麼？即使你進宮哭訴，將我兩治罪，我們也不是死的，難道不會逃走？告訴你句實話，頃刻與他逃走他方，看你有何本領害得我兩家？莫說你借了太監，說不出，受我兩人惡苦，便那個尼姑，也是不能彰明較著的，奈何我兩人？你要罵便罵，我們是出去了。」說著拖了禁卒，飛奔出獄。薛敖曹要想去追，他無奈兩腳鎖了鐵鐐，不得動彈，心下越想越氣，看看下面，格外傷心，想賀三太所說的言語，也是不錯。只恨自己不應出宮來看懷義，反送了自己的性命，一人只是在監中啼哭。

且說武三思到宮中，說明此事，武則天命人到轅門去要薛敖曹，反為巡捕回說狄大人尚未回家，不敢信以為實，將人交出。武則天接著此信，自己也悔恨不已，心下想道：「薛敖曹為狄仁傑捉去，尚是小事，他兩人為他擒去，設或露出破綻，徹底根究，豈不令人愧死！」一人在宮中翻來覆去，只是想不出主意，到了四鼓之時，只得上朝理事。眾人齊在殿前，只見狄仁傑出班奏道：「臣奉旨拆毀白馬寺地窖，昨日已經完畢，特來復命。並奏明聖上，在半途尋獲了兩名穿宮太監，與那無賴小薛在外胡行，臣已帶回轅門。查出小薛的案件，全是不法之事，理合依例處治。適因回轅之後，又聞傳旨要此三人，不知真偽，特來啟奏陛下。內侍闖宦，何能與無賴為伍，在外胡行，此中關係甚大，求陛下擬定罪名，如何究辦，臣好遵旨施行。」武則天聽了此言，心中不禁膽寒：此人實是鐵面冰心！寡人之事，竟敢如此啟奏，無奈你太認真了。若再為你說出實情，孤家顏面何在？乃道：「卿家所奏，寡人已早盡知。但此三人，是孤家宮中內監，私逃出外，固罪不容寬，也不能令外官審問。卿家口行，立刻押轉宮中，寡人親自發落。」狄公當時只得遵旨，心下暗道：「我昨日若非趕先審問一堂，打了一百重板，豈不為他逃過！」說罷眾人散朝。

狄公回轉行中，只得將監中薛敖曹提出，也不再審，命巡捕同著那個小太監，一齊押送宮中而去。此時武則天退朝入宮，正思念薛敖曹，不知此時方可回來，擬命人前去催促，忽見後宮太監，引著薛敖曹進來。登時放聲大哭，向著武則天奏道：「自沐重恩，情深似海，從此萬不能如前了！」武則天見他如此淒慘，忙驚道：「寡人已將你三人要回宮來，還有何事害怕？」薛敖曹道：「此非說話之地，且請聖上入內。」武則天也不知何事，只得進入寢宮，薛敖曹便將賀三太與禁卒如何懷恨前仇，將自己閹割的話，說了一遍。武則天本以此為命，這一聽，真是又羞又惱，恨不得將賀三太等人，頃刻碎屍萬段。當時說道：「這也是寡人誤你，不是命你去看懷義，何至有如此之事；也是情分圓滿了。汝且住在後宮，陪伴寡人，以便調養。但是這賀姓的同那個禁卒，非將他處死，不洩心中之恨！」當時惱恨不已，只得將張昌宗召來。薛敖曹是痛哭不已，張昌宗聞知也是駭異之事，向著武則天說道：「這事總是狄仁傑為禍！若非他與陛下作對，將薛敖曹帶進衙門，追究前案，何至如此？照此看來，我等竟不能安處了。我看狄仁傑一人，也未必如此清楚，惟恐他手下另有秘黨，訪明宮中之事，想了最毒的主意，命他出頭辦事。現在陛下三人，已去其兩，只有我一人在此，陛下若非訪拿那班奸賊，將他黨類滅盡，隨後日漸效尤，再將我等逼出宮中。我等送了性命，尚是小事，那時陛下下一人在宮內，豈不冷清！」說著兩眼流下淚來。武則天見薛敖曹成了廢物，已是惱悶不堪，此時見張昌宗說了這番，更是難忍，不禁怒道：「孤家因靜處深宮，唯恐致滋物議，因此加恩，凡是老臣概行重用。不料他如此狠毒，竟與寡人暗中作對！不將這班奸人處治，這大寶還要為他們奪去！」當時大發雷霆，命太監趕著召武承嗣到前，命彼說出這班奸人，以便按名拿問。

武承嗣在家，正與武三思談薛敖曹，說老狄雖是心辣，只得害他一百大板，現為武后在金殿上，認為太監，命他送入宮中，他也別無想。但是懷義常在刑部，恐武后心中不悅，必得沒法將他放出，送入宮中，此事方妙。正在談論，忽見有個內監，匆匆進來說道：「二位爺，就此進宮！陛下此時惱恨非常，薛敖曹如此這般，受了重苦。聖上因此大怒，命你進去，訪命這班奸人，好按名治罪呢。」武承嗣聽了此言，心下大喜，向著武三思道：「我等可於此時報復這狗頭了！惟恨狄仁傑、元行衝等人，平日全瞧不起我，今日進宮，如此如此，啟奏一番，先叫幾個狗頭辦去，隨後老狄一人在京，便是一個獨木難支，無能為力。」三思亦以為然，隨即命他同太監，一齊同到了宮中。武則天見他前來，不禁怒道：「孤家因汝等是我娘家之人，因此重用。原想各事協心辦理，凡外面所有事件，以及奸人為害，早奏朕知，現在薛敖曹、懷義等人，連連遭了此事，置朕顏面於何地？顯有奸人與狄仁傑狼狽為奸。若不將這班人除盡，朝廷何能安處！召汝前來，可趕速暗訪，將奸人名姓開單呈閱，好按次嚴辦。」武承嗣見武則天動怒，隨即跪下奏道：「臣兒早知有此禍事，從前屢次奏明。自從廬陵王遠貶房州，許多大臣心下不悅，意在謀反，廢出聖上，總因未得其便。現在這幾件惡事，皆只是奸人唆出老狄先除了陛下的近寵左右，然後再將我等除盡，那時便帶兵入禁，立擁廬陵王。臣兒雖有所聞，欲奏明聖上，無奈聖上以狄仁傑為大臣，不肯深信，故不敢啟奏。陛下再不嚴辦，這天下恐非陛下所有了！」說罷痛哭不止。

這番話將武則天聽得深信不疑，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